

歷史空間

筆架留韻 杜鵑傳情



筆架山 網上圖片

自古以來，中國人對山始終懷有一種敬畏。這種敬畏說到底就是對大自然的敬畏。別的不說，就以筆架山為例。何謂筆架山？說白了就是像一副筆架的山。

縱觀全國各地，可謂處處有筆架山，可見這自然山水雷同之處還真不少。不過，仔細一想，雷同之何來？說白了就是人的一種敬畏心理形成的。當然，也富含另一種寄盼。筆架山，單從這名稱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很文雅的名字，通過它，可以知道人們內心深處對它的寄盼有多深。按照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傳統思維，總是認為居家如果能面對筆架山，子孫就會人才輩出。且不說這種迷信說法是否可信，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其實也符合人類生存和諧的大道理。

井岡山市也有一座非常著名的筆架山。相傳，從前兩個窮秀才，連考三年，都榜上無名。只好上山砍柴，維持生計。後其中一人得叫化子賜贈一枝毛筆，一隻筆架，沒想到，被另一人調包，意外落榜，而那人高中狀元。那人中狀元後翻臉不認人，還狗仗人勢，叫化子怒髮衝冠，心想，「如此衣冠禽獸之人，留下必是禍國殃民，此時不除，更待何時。」叫化子突然伸開手掌，口中唸唸有詞：「神毛筆，神筆架，物歸原主。」立刻從轎子裡飛出兩道金光，神毛筆，神筆架徐徐落在叫化子的手掌上。叫化子對着神筆說：「去除奸惡惡吧！」神筆架立即飛了起來，飛到轎子上空，轎子就被筆架緊緊吸了起來，飛呀飛呀，飛了六六三十六天，越過七七四十九條大江，最後落到井岡山這個地方，成了這座筆架山。所以，每逢松濤轟鳴，你只要認真諦聽，還能聽到人的哭聲，據說，那就是新科狀元在筆架山下的嗚咽聲。不過，據了解，井岡山的筆架山還有個名字叫杜鵑山。

井岡山的筆架山，也就是杜鵑山，位於五指山西南，茨坪西南20公里處，海拔1357米。景區內以揚眉峰為中心，以險峰、奇石、古松和杜鵑等景觀為主要特色。那天我們上杜鵑山時，雖然還不是杜鵑花盛開的季節，但是，滿山的險峰、奇石、古松和杜鵑樹等無不讓人歎絕，尤其是那株千年杜鵑王，由一組四十四株株形態觀的猴頭杜鵑環繞着一棵傘狀形的蒼松所形成，地徑58厘米，高4米多，冠幅達20多平方米，其樹齡高達千年以上，是名副其實的井岡山「杜鵑之王」。更有意思的是，筆架山的杜鵑和松樹彷彿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就像戀人一樣，胸胸而美，松有鵑而奇。故有「青松戀鵑」和「群鵑嬉松」的景點。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上杜鵑山必須坐上據說曾經是「亞洲第一索」。當然，現在可能已經不是了。社會在發展，時代在進步，今天亞洲第一，明天就未必。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初，有個紅色樣板戲名叫《杜鵑山》，它講述的就是湘贛邊界一支由隊長雷剛率領的自發農民武裝，在女共產黨員柯湘的幫助下，打敗白匪和地主武裝，最後奔向井岡山的故鄉。《杜鵑山》的故事就發生在井岡山，劇中的人物形象就是根據當年一些真實人物為原型塑造的。為了傳承革命歷史文化，打造紅色旅遊品牌，井岡山管理局將故事發生的筆架山，恢復「杜鵑山」的名字。井岡山的筆架山就這樣成了今天的杜鵑山。由此可見，杜鵑山的復名跟紅色革命有關，這也是它的靈魂所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上海青年藝術劇院首次演出現代話劇《杜鵑山》，之後，北京京劇團、寧夏京劇團分別將其改編為京劇，並於次年公演。劇中情節就是描寫1927年毛澤東等人領導秋收起義，之後佔領井岡山，前前後後的歷史過程。2005年，該劇在北京京劇院復演，可見，這確

實是一部偉大的史詩。一座山，一段歷史，這樣演繹下來並不多見。

不過，我真的有點搞不清楚，井岡山的筆架山原名叫筆架山，還是叫杜鵑山。顧名思義，筆架山是因為山的形狀如筆架而得名，而杜鵑山肯定是因為山上長滿杜鵑而得名。此外，杜鵑山的由來也有傳說。相傳，杜鵑山下有兩個小伙子，自小喜歡在山上玩耍，杜鵑山是一座靈山，山中有杜鵑仙子。兩人在山中意外結識了美麗善良的杜鵑小仙子。一天，小仙子下山而來，對二人道：「好男兒志在四方，你們應該出去成就一番事業。」說着便從懷中掏出7件物品，置於桌上，道：「這是我和我姐姐的七件寶物，你們二人各選一件，帶出去各自發展吧。」還對二人說：「這兩件東西都是寶貝，你二人只要勤奮努力善加利用必成大器，五年後，你們回來將寶物歸還與我，我自山中等候你們二人回來。」說完便飄然而去。二人得了寶物，果然好運連連，幾年間一個中了狀元，一個成了富甲一方的大富豪。5年之約到了，二人衣錦還鄉，迫不及待來到山中，尋找小仙子，可是尋遍杜鵑山也找不到，只是滿山杜鵑花開，非常美麗，令二人喜不自禁，沉醉其中。杜鵑山就是這樣得了名。

筆架留韻，杜鵑傳情，果然美妙。一個象形，一個會意，真的各有千秋。筆架山以其象形，與後世之人結下情緣，杜鵑山以其會意，令後世之人無限神往。如今的她，作為井岡山的一張名片，已逐漸為世人所知，她是井岡綠色明珠，也是井岡山目前唯一一個集自然山水風光、革命歷史遺跡、客家民俗風情、歷史人物四位一體的生態景區。杜鵑山以「十里杜鵑長廊」、「七大峰」、「五大奇觀」享譽世界。景區森林覆蓋率達98%以上，被聯合國環境保護組織譽為全世界僅有的保存最完好的亞熱帶常綠闊葉林，是名副其實的「天然氧吧」植物寶庫。

末了，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此行一段愉快的經歷。那天，我們穿着紅軍服，坐索道上杜鵑山時，已是午後3點多，於是，走馬燈似看了幾個景點，來到二號觀景點，女導遊不走了，她說，下一個觀景點最美，可惜時間來不及，走過去前面還很遠，現在已經5點，索道工作人員5點半就下班了。看大家都在那裡互相拍照留念。我和幾位團員意猶未盡，很想再走一程。於是，互望一眼，二話不說，就向下一個觀景點快步深入。有兩位「女紅軍」見我們孤軍深入，也緊跟上來。杜鵑山的棧道都設在半山腰，我們的腳步就像騰雲駕霧一樣踏響山腰，剛開始有些興奮的那兩位「女紅軍」開始有些跟不上了，開始小跑起來。然而，我們卻不能停下來等她們，只能繼續快步行軍，如果她們確實跟不上只好打道回府了。我們目的地很明確，就是到三號觀景點看「金雞報曉」然後就往回走。三號觀景點離二號觀景點確實有點遠，要在半小時內來回確實需要腳力。當我們到達三號觀景點時，回頭一看，兩位「女紅軍」正氣喘吁吁，香汗淋漓趕到。「快點，拍個照留念。」就這樣，相機「咔嚓——咔嚓」幾聲之後，我們就開始往回走。兩位「女紅軍」又是一路小跑，差點就走不動了。當我們趕上「大部隊」時，大部隊正好要坐索道下山，我們並沒有掉隊，要是不說，同志們還沒有察覺。

這是一段難忘的行程，我們終於也體驗到了當年紅軍艱苦奮鬥的精神，若我們只相信女導遊的話，放棄行程，那我們不僅錯過了最美的景點，也錯過了體驗的過程。因此我想，凡事只要有信心，只要肯去努力，不怕困難，就有化一切不可能為可能的可能，這應該也是井岡山精神的另一種現代演繹吧。且以此共勉之。

遊蹤

龔敏迪

京都福岡之行



大德寺龍源院。 網上圖片

一覺醒來，卻是日本京都的七月。走到街頭，隨處可見不少人家的門上掛起了小掃把似的「祇園祭」護符，穿和服的人也比平時多了許多。聽人說四條一帶已經實行交通管制，因為今天正是「山鉾」巡行的日子。祇園祭始於貞觀十一年，至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歷史了，但我對於眾人狂歡的操弄總有點敬而遠之的感覺，於是一路去了大德寺，倒不是因為一休和尚曾任這裡的四十代住持，而是想看看有「現存水墨山水畫的壓卷之作」之稱的兩幅山水畫，它們是南宋李唐的真跡。

沒想到由兩個別院，二十一座「塔頭」組成的大德寺，除了三、四處開放以外，其他都是謝絕參觀的。直奔高桐院，卻被告知李唐的畫是「國寶」，即便花了四百日幣的門票錢，也是無緣謀面的，於是去了另一處開放的龍源院，看了一回日本最古的方丈遺構。

被包圍在現代都市建築中的大德寺，幾乎是一處獨立的聚落，一條條巷子的兩邊都是被稱作「塔頭」的寺院，各自建築的古樸，古樹林木的深幽寧靜，加上遊人的稀少，讓人在感受山林之趣以外，很少在表面看到廟宇線香的煙霧中滯留著某種靈魂的不安，倒有幾分脫離了喧囂，找到了與靈魂對話各得其便的感覺。在空無他人的龍源院裡泡了很久，才體會到無論是面前被稱為日本最小的石庭「東瀛室」，還是主庭「一枝垣」，都表現了一種無以測其深遠的感悟。所謂「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於是自己竟然也有了幾分「通得意之路」的欣喜。

《文選·王簡棲頭陀碑文》說：「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方丈延續了《淮南子》中「聖人處環堵之室」的傳統，長一丈，高一丈為堵，「環堵」也就是方丈。龍源院的方丈遺構，也遵循了這個原則，從這裡也再一次讓人體會到了日本文化中善於保存各種古事特點。

從1590年到1624年，日本在準備侵略朝鮮、中國之際以及侵略以後，朝鮮的使節團也先後四次被安排在大德寺下榻，在這裡一次次承受家國之痛的屈辱。

回程經過祇園，卻看到那並不是想像中佛寺，而是神社；而且不是祇園，不是祇園。於是不免發生了興趣，信步走進去看下了，有說明說：傳說他們供奉之神的素戔鳴尊，曾是祇園精舍的守護神，而素戔鳴尊和其他神社中祭祀的諸神一樣，大多又是從古代新羅、百濟、高麗人帶到日本的，神祇的「祇」與表示恭敬的「祇」不是一回事。

祇園祭的主角是「山鉾」，巡遊的時候，「山」由十四人到二十四人抬着走，「鉾」則有輪，由三五十人拖着走。令我感興趣的是，三十三個「山鉾」中，還有伯牙與鍾子期故事的「伯牙山」、孟嘗君過關的「函谷鉾」、二十四孝的「郭巨山」和「孟宗山」、白居易與道林禪師故事的「白樂天山」、鯉魚跳龍門的「鯉山」，還有因為堯治天下無訴訟，以致雞築巢於鼓上的「雞鉾」。

遊完京都坐新幹線到福岡遊太宰府，並去拜訪了中國駐福岡的丁劍嶺事，在他和當地一名議員及一名社長的帶領下，參觀了學校和核電廠，所到之處，都感受到了日本民間希望通過交往，促進和平友好的期望，既然如此，我也呼籲日本的民間人士，也能多多到中國來交流，特別是兩國出現外交困難的時候，如果不交流難免產生誤會，就像我之對於祇園祭的缺乏了解一樣。

畫中有話 圖/文：張小坂

請來戳死我

圖解：近日內地某「氣功大師」被質疑後，氣出：我用氣功隔幾十米都能戳死你！而質疑者回應：如果您決議戳死我，我在北京隨時恭候閣下前來，如果您等不來，不排除我在媒體記者的陪同下，到你家門口接受你的親自檢驗。

江西：信不信我發氣功戳死你！

北京：來呀，你不來我，去王府找你囉！

追思翁同龢

許步書

今年六月十一日是「戊戌變法」一百一十五周年紀念日。我想起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來。

翁同龢。江蘇常熟人，為咸豐狀元，遴選為同治、光緒兩朝皇帝的老師。他做了光緒皇帝二十多年的老師，師生之誼和思想血脈的勾連，使光緒皇帝登基後自然忘不了這位恩師的嘔心瀝血的培養和教誨，更想把他當作自己最親密的輔佐大臣來御用。光緒五年，四十九歲的翁同龢被任命為工部尚書；光緒二十一年，六十五歲高齡的翁同龢行走於總理各國事務的衙門之間；光緒二十四年，他充任戶部尚書辦大學士。直到一八九八年六月，慈禧太后一紙「聖諭」將他開缺回籍。追溯其簡歷，可謂伴隨着光緒皇帝的全部執政年代。

作為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在維新變法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從傳統道德觀上看，作為在朝的士子，翁同龢的個人完善人品行為是無可厚非的。在中法戰爭中，他是主戰派的中堅人物，扶植張之洞，反對李鴻章。到了中日甲午戰爭時，他又竭力反對李鴻章的求和議和，積極支持康、梁啟超變法，努力實現光緒親政。據史載，翁同龢在接旨要削職回籍永不復行時，他如「晴天霹靂」，而光緒皇帝也「驚魂萬狀，涕淚萬行，竟日不食」。一「聖諭」的次日，翁同龢入宮「謝恩」時，遇

王子

馮磊

英國王室又添新成員，凱特王妃誕下一個龍種。

說是龍種，其實未必合適。因為龍在西方並不受人歡迎。我們認為尊貴、美好且神奇的東西，歐洲人卻認為邪惡。

古老的緬甸有個傳說，稱村裡有邪惡的龍作怪，每年都要地方上奉獻一個處女。為此，每年村裡都有少年前去屠龍，但一去不回。這一年，又一個英雄出發了。為防萬一，村裡安排膽大的人暗中跟隨。尾隨者看到，在裝滿財寶的山洞裡，英雄殺死了惡龍。然後坐在龍的屍體上，身上漸漸長出鱗甲，成了一條新的龍。——這故事讓人覺得絕望，世道輪迴，實在是一個噩夢。算是一點題外話。

英國小王子誕生，舉國狂歡。為此，英航推出了優惠措施，規定凡是兩歲以內的嬰兒，都可以免費乘坐英國航空公司的班機飛往倫敦或英國的其他城市。這條新聞，對打算一家三口去倫三島旅遊的人來說是個好消息。只是，對我這樣一個接近中年的男人而言，意義不大。

英國人對王室的態度，其實比較理性。而英國的王室，似乎也一直在注意調整自己的形象。當年戴安娜去世，舉世震驚。再後來，有媒體爆出查理斯王子與戴妃婚姻內幕，直讓英國王室的形象落到了冰點。直到前幾年，媒體還在傳言，查理斯是一位同志哥。王室的醜聞加爭議，彷彿是層出不窮的了。

但無論怎麼說，女王仍然是國家的象徵。美國前總統小布希，給人的印象就

是一個牛仔。他大大咧咧跑去英國訪問，英國人按照慣例安排年老的女王一起參加活動。沒有女王，在英國，似乎是完全不能想像的事情。

就當今世界現存的王室而言，英王室大概是最早放棄權力的。經過數百年來的努力，他們贏得了世人的尊敬。而英國納稅人之所以能夠容忍、甚至歡迎這麼一個王室存在，顯然也與王室放棄權力、自己主動或者說半推半就走入籠子裡有關。

知進退，所以有尊嚴。

現在，他們的家族中終於又添新丁。雖然有人為此重複喬治·奧威爾的話說，「人人生而平等」，但是有人天生比別人更加平等」。但是，這樣的話語只是少數。

有媒體稱，凱特分娩後，有名叫阿曼達·溫妮的女子準備了一張賀卡，同時附上十英鎊的禮金，希望查理斯幫她轉給凱特。對此，已經做了爺爺的查理斯王子非常高興，圓滿地完成了任務。這件事讓我想到我們小區的一位暴發戶，他兒子前不久新婚，排場浩大奢華。換作是我，無論如何是不敢拿十塊錢的份子錢去湊熱鬧的。雖然，我那個惡鄰並沒有查理斯的條件好。

童話裡，王子一般是穿着白色西裝的翩翩少年。他們有時運氣很好，能夠闖入沉睡百年的古堡，吻上睡美人的紅唇。這種輕薄的把戲，有時候能夠拯救一個王國，讓整個國家在瞬間甦醒。還有時候，王子會在盛大宴會上發現美麗的女孩子，給她一隻玻璃鞋子。他不



威廉王子和懷抱小王子的凱特王妃亮相。

資料圖片知道，那女孩有一個繼母，背後有哀婉動人故事……至於另外一些王子，偶爾會坐着大船去遠航，娶一位中國的或者波斯的公主，斬殺惡魔。

童話總是童話，童話遭遇現實總是千瘡百孔。就像張愛玲筆下的那襲袍子，慘不忍睹。

一三三七年，法王腓力二世企圖收回英王愛德華三世在法國的領地，兩國戰爭爆發。一三五六年，英軍生擒法王約翰二世。有記載說，當年被俘的約翰騎着一匹美麗的白馬走過大街，惹人（當然是女性）愛憐。

以上，據說是所謂「白馬王子」的由來。身為男性公民，我對白馬王子確實沒有興趣。畢竟，普天之下，同性相斥。倒是英王室能夠始終保持尊榮這件事，讓人回味良久。

見光緒皇帝，兩人相對無語，黯然神傷。被削籍的翁同龢回到滋養他的故土常熟後，決心隱居終生，試圖遠離紅塵，以讀書寫字來此殘生，取號「瓶廬居士」，意守口如瓶，不問國事。但他心能能夠平靜嗎？能割斷自身與大清帝國的聯繫嗎？顯然不是。心非，在他的骨子裡無時無刻不牽掛着帝國的興衰，每天盼望着從蘇州方面的汪柳門、吳清卿等人打探到支離破碎的政治變幻，以此來滿足自己忠君報國的情緒。譚嗣同等「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殺，光緒皇帝的安危，社稷朝政的走向，無不成為他每天的心靈必讀課目。官場的沉浮，使他看透了政治鬥爭的殘酷性，以致使自已早在隱居的墓廬挖了一口透亮的寬大的深穴，只等老佛爺有朝一日心血來潮賜他一口。這等死的心境是何等的痛苦！在他的絕命詩中寫道：「六十年中事，淒涼到蓋棺。莫將兩行淚，輕向汝曹彈。」我彷彿又見到這位翁老太爺在蒼涼之中強作精神的蒼白悲怨的面影。

翁同龢是近代江南士子中入仕最長、為官最高者之一。一九〇四年為他出殯開道的聯語是「天子門生，門生天子」，實乃道出了他的資歷與地位，可是在他生前的遺囑中早囑咐家人左右「身後不得鋪張」，草草掩埋，只立自己「生前手書一塊」為故籍大臣翁同龢之墓」的普通碑石，削籍者的心靈靈語和魂歸天地的思路歷歷，實在讓人思